



勿軒先生文集目次

鰲峰後人編

卷之三

記

晉江縣學記

昇真觀記

閑樂堂記

曝背龕記

北苑茶焙記

虛直軒記

族譜

麻沙劉氏族譜序

目一



陰文

跋姚氏族譜

江氏族譜序

麻沙劉氏族譜後序

卷之四

文疏

重脩武夷書院疏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洛陽新建創同文書院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代母梅菴題考亭書院祀田記疏

重建御史坊重創富義橋疏

重建麻沙創會文橋疏

重建麻沙鎮書錦橋坊疏

重建陽莒口橋疏

大原寺重建法堂

重建上梁文書坊同文書院上梁文

蓮社上梁文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晉江縣學記



陰文

泉直海東南隅實惟文明之地且晦菴西山二先生
 在仕國也百餘年間文化斷_々可以一變而道晉江
 泉負郭邑舊有廟無學淳祐甲辰林令爽易創今廟
 咸淳辛未趙令_瑤始創今學端明蔡公_洪記之悉矣余
 辛丑冬南游抵泉春祀祇拜廟下惟見墻宇傾圮東
 北壁壞土壤山_積積邑博士王君景耀恹狀謂余曰學
 之創三十有二年矣比年僅一脩復而功弗竟諸生
 記

記

一

力不逮志嘗告之令尹邊侯。曰吾責也行當圖之。暨秋再至則廟學一新講堂之後築杏壇三級壇之北爲堂三間東西序直舍二翼以四齋繚以宮墻儼如也先是春三月不雨至夏五月侯奔走名望堂成而雨澍以時雨名示不忘侯教也齋左曰仁存曰禮立右曰義和曰知樂王君狀其顛末來論且曰侯之德我士甚厚不可不記辭不獲則繹其名之曰義而言曰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古人立教法天而已天之道元亨利貞其體也春夏秋冬其用也在人則仁義禮智其體也而其所以爲用者豈獨無所事哉聞之

師曰農象春禮象夏刑象秋兵象東冬此人事之四時而教之所寓也未仕而學校則學此者也已仕而官府則行此者也儒道吏治其有二乎哉昔安定胡公以經術德行教人至農田禮樂刑政兵防之類亦使使人治一事世稱爲明體適用之學况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湖學所未嘗有者乎一邑天下之式古之人居必近學。必親師自國學侯類以至黨庠閭塾皆在其居之南凡田賦飲射論囚獻馘必于是者便旦夕效也學距治所不數十舉武侯朝視事于官日昃不少倦退即休坐于學與

諸生從容乎杏壇之側其知講學論政之本者矣侯
廉勤明敏始至之日有事於社稷業治壇祀惟謹邑
有閒田增墾幾二千畝流民之來歸者三百餘家未
幾政成而學興隸邑泉山石井二書院亦皆易而新
之庶乎知養教之序者至于訟簡盜息百廢具興侯
之餘也記爲學作故可畧是役也侯首捐俸爲官吏
倡里之好義者驩趨之材工率傭以直一毫不以擾
民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爲狀

昇真觀記

武夷山閩之鎮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日昇真玄化

洞天按舊說記厥初有神星降曰聖姥母子二人始居

此山又有神稱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服固荒

遠難証太極氣化其始也延生一二至人以為一方

生民祖形化而後生類益衆則其間有材德絕異者

衆皆臣服之以長其地故謂之君上古以來如姜嫄

之棄簡狄之契與夫蜀未通之先蠶叢魚鳧杜宇開

明載在傳記皆其類也又世傳魏王子騫城潼川時

有張湛劉景等及胡李魚氏四女子凡十二人實受

地爲氓後皆避棄而仙而武夷君慢亭之宴亦在羸

政之二年按閩地至秦始列爲郡時秦威虎視六合

震動英雄志業無所就棲其^真于道而神其說于爲仙
意當時亦不但穀城桃源而已至漢武帝列在望秩
史稱祀以乾魚始築壇壝厥後歷代封表增之^立祠觀
唐天寶三年石刻後唐保大二年碑銘具存宋紹聖
二年觀錫額冲佑武夷君始有封號端平元年十三
仙亦列封爲凡祈雨暘則遣使緹金龍玉簡于洞靡
不響答其大者則謂宋三朝聖君賢佐皆神瑞世之
應名山大川能興致^雲雨利濟一方者此理之常而得
其氣之靈明英粹爲大聖大賢福澤天下者亦間世
而有獨其有功生人顯著而疊出則未有若武夷者

也載在祀典實甚宜冲佑之後有觀曰昇真乃管轄
游君道淵知觀江君妙靜正寔始開山一日狀觀之
始末示予曰洞天在一^曲典天柱峰絕頂乃十三^仙遺蛻
之地屬歲早潦^潦天子命公卿士^走四望則必之焉而洞
室阻邃壇宇弗脩何以虔祀事舊有道人某始立道
院余早慕四女仙之風願學太姥元君之道屬漢嗣
三十六代天師教法盛興遂請改觀額前建太清殿
後爲法堂^上爲樓以居仙像殿之東南爲通天臺
門廡厨寮畢具費木石瓦竹工役計緡錢幾萬有奇
經始己巳之夏告成己卯之冬凡觀之事悉請于當

路有司而後行上以祝天子萬壽下以利州縣祈禱
尤為仙聖之奧區蒼生之福地矣願屬子記其事余
以名山巨觀非當世名筆誰宜為輒辭謝未幾游君
大江君俱上真而管轄韓君妙潤申命以先志弗得
終辭也竊謂玄樸既散大化運行其至精至粹至靈
至異之炁浮于天者為太清三光凝于地者為名山
大洞鍾其靈于人者為至人高士人之一身與天地
相似無極太極吾其性二炁五行吾其體而其中一
點靈明炯狀不昧則合性與知覺而謂之心也彼其
狀倥侗感于情役于氣肆欲戕其與物俱腐者固不

足算已而所謂至人高士則氣完理具而此心真體
妙用與造化者游不為命世之聖賢以為善天下則
必為遺世之神仙以獨善其身文公講道武夷力衛
正學獨神仙一事不深詆谷神一章久視之要而叅
同契十三篇立命之秘也儒者正誼則道而不知養
氣以為之配則亦何所恃而獨立不憊也哉故孟子
開其端而不及竟程子發其用而不敢洩者殆有以
也余嘗謂偏言氣而失其本與專言理而乏其助者
皆不謂之善學特其內外之分公私之辨不可不致
其精爾余聞學自老氏其上者清淨無為怡神養真

而其次則呼吸導引亦能固其筋骸養其精氣傳寢久而術益工體玄入虛鍊真陽合冲氣久之自能離于出神與道合真于是有白日飛昇之說此其魂氣升天體魄降地之理特其養之深凝之固故超于冲漠者未即散而蛻于塵凡者亦未易朽爾或有附其說則謂血肉之軀果能生白日之羽翰而徑青旻之宮闕也以是明昇真玄入化之義其殆度乎噫人之生也造則為有化則為無者其真有者其妄老氏之見達矣狀大化之運循環無窮所謂一點靈明炯狀不昧者在宇宙間幽則為仙為靈明則為聖君為賢

輔視時屈伸與道消息蘇氏所謂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自灼狀不可誣也群仙列聖昭布森列豈無憫下土生人之心復出而瑞斯世者乎余之足徵則願誌之名山以俟來者

閑樂堂記

閑之說不載于六經不聞于三代東賓西餞左旋右衝行在天無間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閑聖賢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臯益伊萊姬呂之臣以為之輔競亡孽亡疊亡勉亡若惟見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者雖欲閑得乎秦漢而下人無

宰物之情閑之一字往々爲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之以爲遺棄事業^物玩愒光景之地于是舉宇宙間職分當為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古襄張侯紹先雅愛東陽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餘載歲在辛丑佐郡溫陵越一年得告歸里有遊倦之心遂於居之東偏度地一弓構堂數椽日與賓客問學自娛富貴利達泊如也堂之左右竹徑蓮沼交迭映帶清芬茂陰一觴一詠殆若翛然忘世者一日謂余曰余遭世盛明起家寒素五膺朝命從宦南方將三十星霜矣今則年逾知命視眊聽衰獨不可少休乎吾將扁以閑

樂子其爲我記之余曰樂之義大矣閑則吾不敢侯又申告之曰臯益伊萊姬呂古大臣事業也已邈不敢望今之得時行志者我知之矣入則佐天子進退百官出則當朝廷一面之寄小亦乘一障寄百里以自效率皆扶桑曙色未動則蓐食亟出視事登堂據案甲可乙否雖文書程期之常亦盡晝漏十刻^教不得息一有王事驅馳日走驛數百里喘息不敢休若是雖祿萬鍾馬千駟分之宜也而我則不能進于是惟閑則得吾分而樂焉此吾所以名堂之本意也余曰此世之安分者之說而侯之論樂道之辭也安分之

識淺樂道之趣深分有大小道無小大誠能充之性
卽分也否則分制于命而局于形氣器量之狹矣大
丈夫出處自有時義命豈足道哉仲尼閒居亦閑也
飯蔬食飲水亦樂也簞瓢陋巷家法宛然夫豈果何
惡于閑而閑又豈足累我之樂哉周程二夫子切
焉教人必欲求孔顏所樂何事可以嘿而思之矣讀
論語至荅顏淵問爲仁問爲邦二章乃知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者果有其具而非虛言也東陽爲朱夫子
闕里侯以中州之傑獨睽是邦者洙泗伊洛之道
在是也道之興廢莫大乎文獻鄒孟氏歷叙堯舜禹

湯文武以來之道似逆知孔子之後至已而能傳者
無其人也晉韓宣子見魯太史易象春秋俱發周禮
盡在是矣之歎者有其書也二者不足徵一絕至千
有五百年之久是豈獨不爲世道計乎侯又于居之
西偏闕室逾百椽命曰同文書院延置四方賢士大
夫所事所友隆禮謙下不少懈又以六經四子與夫
十七史等書幸賴伊洛攷亭諸大儒叅互討論統記
己一當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贊往聖不謬百世以俟
來哲不惑居常與余極論茲事未嘗不三復歎息侯
之志豈可以淺近窺之哉或又曰侯之爲此其事大
記

其責重雖欲閑安得閑其曰吾聞聖人憂世之憂樂天之樂自並行而不悖相仲尼間居蓋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而顏子陋巷所樂蓋與禹稷視民溺飢者同一道也侯之言常曰人生天地間幸此七尺之軀一點虛靈不昧者未盡所漸泯既無裨于時又無以自立於後是自棄也此則侯之心也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同志君子其尚有以識之因次第其語以為記

曝背龕記

曝背龕歐陽子負暄讀書之地也去簷廡尋常許依山整作小壇直廣二尺而橫廣倍焉下截土作層階

以便登陟方當天宇開霽日光浮動晴暉暖氣逼人戶牖于是歐陽扶策攝衣而登之至則抱膝曲肱偃仰箕踞左顧右盼且見高下蘆花噴白楓葉舞丹松風翻雲濤鳥語襟琴瑟樵斤之丁，村春之剝，若響若應若遠若邇聽玩既已則開陳編對古人攷前世興衰治亂之所以狀且感且嘆間以詞人才士文章議論遞而覽之及其得趣忘形則咄，書空莞爾而暖情舒意放融，熙，便覺如登春臺於陽和煦嫗之時而不復知夫顛頂在御而玄冥司時也噫古云蓬蒿書室間寬于一天下吾始讀而疑之今則信

矣乃知人生苟不以外物為累則雖羹藜飯糗莫匪珍饌麤繒大布何異袞冕而華門圭竇又皆吞風吐月之大廈也今是龕也以其貴家子視之其不掩口而笑以為兒戲而鄙之者鮮矣狀彼又曷知夫稽山之隱陋巷之居雖以四海九州之富紆朱懷金之貴而不以易其所樂者哉

北苑茶焙記

貢古也茶貢不列禹貢周職方而昉于唐北苑又其最著者也苑在建城東二十五里唐末里民張暉始表而上之宋初丁謂漕閩貢額驟溢斤至萬數慶曆

大元提行

先皇帝提行

今皇帝提行

承平日久蔡公襄繼之制益精巧建茶遂為天下最公名在四諫官列君子惜之歐陽公脩雖實不與狀猶夸侈歌詠之蘇公軾則直指其過矣君子創法可繼焉得不重慎也南渡後地產日以凋耗減額至三分之二民得以甦焉大凡混一區宇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有三載江南始入職方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加惠遠氓自正供外悉蠲之建在遐壤越五載而後錫貢宰相制用如式歲為斤止千視前代之減額又逾半上之不役志于享也如此天下曷敢伏厥土之攸瑞又十有八歲丁酉延今皇

德實甚厚

記

十

帝踐祚大德初元也時有行省平章公趣長臺治達
觀苑中謂御貢舊有堂因陋非所以昭敬始命改造
適平章高公惠撫南夏顧瞻丕作郡有司承命不敢
後經始于是冬之十二月告成于明年春之三月時
值農隙執宮功者不爲厲苑中制做殿廷內設陛級
外亢重闈泉有候焙有節司署各有局鳳岡龍井獻
狀後先雲島華池映照左右貢雖減舊而堂宇視昔
則有加上以恩逮下以禮敬上當如是乎抑嘗思
之區茅卉之微生于海隅山楸之遠有司共職歲
貢猶能備殫勤敬至于名聞上京味羞大官狀則巖

棲野遜豈無良材秀民有能有爲羞其行而邦其昌
者乎米之擷之端必有俟矣閩古本荒服秦漢始爲
郡土曠微唐始論秀入貢猶未嘗遠也宋初輔拂詞
翰之臣已斑斑可紀百餘年間節行功名文學之士
尤表在人耳目而其大者道繼往聖學開來哲淵
源所漸遺獻未泯天下後世言學者必宗建意其物
產微耗之餘其山川清淑靈秀當于人焉是鍾詩曰
采芣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又曰南山
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備物致貢者宜
知所先矣是歲冬十有一月記

虛直軒記

建陽乃文公居邑號東南洙泗邑之北有建溪導源
武夷上游可二百里其東曰錦水與建溪會源雖淺
而清以濯錦色倍鮮瑩人擬之蜀錦江二水之交實
為滋邑勝處而未有以挾其閎者歲在乙巳新安汪
君正卿來佐邑事得其勝築室三楹稍西闢小軒輒
瞰千竹之外平洲帶繞長橋如虹萬瓦鱗疊市塵
囂雜一水隔斷雖屢居雅有野趣一日訪君舉觴命
酌徜徉其間顧謂予曰水清矣竹之清又與水稱于
我心若有契狀軒未有名君其為我表之予俛而思

之平生受虛直二字輒以為奉虛曰心直曰節也兼
內外貫體用君子可比德焉君曰此于前聞亦有稽
乎予曰靜虛動直濂溪周子通書之言也蓋嘗以中
通外直比蓮之德矣竹與蓮皆君子也竹之虛其中
直其外殆有加焉而時之所處則有甚難者以是名
君之軒寔甚稱君曰美哉斯名并求一言為記予曰
記則請俟能者姑繹其義可也蓋嘗讀易至說卦之
震其象為蒼筤竹嘻不問已知其為竹矣何也陰一
而常虛陽一而常直大傳曰乾之動也直震即乾初
畫也天地間一氣而已生而直遂者皆陽也而其

虛處即陰故君子之學以靜為本不靜無以為動不
虛無以為直也顧其物理亦何所往而不如是哉君
曰即此為記毋庸他求予曰未也見枝幹知竹者下
也重陰閉蟄大雪如席卉木芸芸各歸其根於斯時
也已有心而相印節而相符者矣伏龍在地雖
頭角未露而干霄拂雲之勢夫孰得而遏之善玩易
者不于此觀而奚觀君曰予之言非但竹也我知之
矣予曰前之言皆形而下者也周子不云乎一則無
欲無欲則靜虛而動直靜動言其已生之後一其未
生之初乎天寒日暮意象悄狀佇立相看清瘦如削

當是時固不知我之為竹之為我也境異情遷人
則有欲已非復對此君時矣菖竹之詩國人之所以美
衛侯也自猗而菁以至如箒豈一朝夕之故哉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請賦淇澳之首章為
勉君文雅綽致新安文公舊居邑也淵源端有自云

族譜
麻沙劉氏族譜序

劉氏者乃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為劉裔孫劉
累事夏后孔甲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為唐杜氏杜伯子隰叔奔晉為士氏孫士會適秦後
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又周大夫食采于劉亦為劉氏

康公獻公其後也士會之後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
公端字執嘉生京兆高祖由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七
傳而晉水衡都尉關內侯衍公四傳而生御史中丞
諱穎穎生太傅義禧義禧公生四子曰大司徒文謙刺
史文紀文允丞相文靜文謙公二世生唐功臣夔國
公弘基文紀者凡二傳而生工部員外郎光祿卿章
文靜肇仁公者個儻有器畧以晉陽建義功輔唐太
宗使畢可汗始畢大喜即遣馬兵隨至又獻馬二千
匹君喜曰非公何以致之仕為大丞相大司馬立邦
極定律令進魯國公生太子中允洵生諫議大

夫釋生洛州判官蕃公二世生大鴻臚卿莊生
戶曹昱五代而生樞密思道致道思道公二傳生
右饒衛大將軍牟致道公生工部侍郎于事唐憲
宗元和中以明經舉進士歷仕為扶危奉天保國致
理功臣山東陝西四鎮節度兼樞密使進太師贈齊
國公謚文莊公生三子曰宣撫使芬鎮國上將軍光
州大都督工部尚書沛國忠簡公楚生六子入閩者
三人曰少府監翺將作簿金吾上將軍翔金吾生三
子曰大司馬端國公禹中山刺使胄太子少師庸歷
代而生資政殿大學士忠顯公韜太師忠定公子羽

樞密忠肅公珙居崇安之五夫世以文武忠義功顯
載在國史是爲東派祖也將作簿者其子爲兵部尚
書居于劉原少府監開國公生于唐懿宗咸通九年
少警穎誦六經日數千言十三歲受三禮春俱通大
義善文詞爲世所稱唐僖宗乾符六年奏受通仕郎
遂州總府記室叅軍值黃巢之亂從族祖山南東道
節度使劉巨容討賊有功陞檢校尚書乾寧三年十
月以公出鎮建州領散騎常侍天復初除少府丞改
少府監生子四人知秘書省曉太子校書暉刺使暉
國子監丞廣西觀察使暉歷世而下爲陝西宣撫植

翰林承旨居之光祿大夫天章待制廣南提刑川榮
祿大夫四川總領工部尚書崇之殿中侍御史忠簡
公領簽樞密院洪甫武經大夫唐川刺史園武翼大
夫安西都護總管穎太尉忠勇義壯廣福字惠侯純
福州指揮使以奇知潯州府中知江陵府衍中大夫
秘讀學士觀皇宋間子孫登科出仕者數百餘人郡
守陳昉建聯魁門以表其事是爲西派祖也劉氏建
自三代迄唐人材通仕上國者盛矣至宣靖炎紹以
來最衆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左川蜀其首
也張公浚富平失律之後微寶學公以身任一方扞

敬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爲國後來右史公總餉五路
又能與安公丙協力勦難俯仰百年之間一族以績
效著見于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歎其果通論
乎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著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
直言矯節雖鑄斤鑊烹不避郡有乘里有廟皆可敦
厲薄俗且文靖屏山先生子暈以道德學問爲文公
師右史公又受學于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
淵源可謂遠也已矣曰德曰功曰言皆有足爲不朽
者是可書也爲子孫者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毋忝爾
所生尚其念哉有元大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

外孫前進士熊禾拜撰

跋姚氏族譜

平山姚氏示余以族譜引知姚氏迺唐瀛州學士思
廉之後而其自出則本于姚虞因思上世得姓之初
孰非神明之胄成周以上宗法素明至唐猶有氏族
譜志而今無矣皇極不建九族無繫爲嫡清爲庶德薄
流卑聞之先世謂龍川史君之傳以功野菴先生之
傳以言六代祖宗之傳以德野菴經解僕幸及見之
若德若功在人心世澤當未艾余竊謂士君子生斯
世孰不欲監功名顯見當世狀而厄于時制于命者亦

不少惟有德有言二者乃人_口所可勉也仲一之言曰士大夫未能善世猶當善于其鄉未能善鄉猶當善于其家善于其身德者身之蘊言者身之符顧德之積有厚薄言之發有大小在吾所樹立何如耳自昔聖賢言爲世法行爲世則出一善言行一善行隨所樹立皆可表見自稱于善族姚氏之後昌者其尚永守無斁

此篇在劉麻沙氏族譜序後

江氏族譜序

余閱梅上江氏譜有十世孫安正叙叔孫穆子之言謂人有宗非但保姓受氏必有所以爲不朽者立德

立功立言是也江氏之宗則諫大夫臣_巨之孝乃德之

大者欒侯喜之從伐亦功也黃門侍郎統之論徙邊

亦言也統之十世興爲建安令始居建又十二世寵

號梅上公梅上公之子本仕唐爲贊善大夫至是族

始盛贊善公之子七人次二支爲廂使冲次五支爲

常侍曄孫十六人曾六十一人元一百四十四人餘

無聞焉余因是慨念古者宗法自繼別以下皆以長

而長又未必皆賢且不常盛也故必立爲家相以輔

之宗以長相以賢長者前定而賢者固于上乎定之

也宗子長且賢而相之者又賢則以德以功以言小

而保族宜家大而庇民正主固所以充吾宗也宗而
僅可持世而相之者賢則固當委族而聽之是故善
為家者必立為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雖不肖
亦未敢遽越吾法蓋熟于聞見而習于行也甚則請
于上而易之矣又不幸而世絕則擇其支之賢者繼
之矣如是則宗法可以相繼于無窮嗟夫天之生物
一本也是故世德之家培常豐而溉常厚不敢有一
毫侵削而斬艾之人又為之法如此故本厚而榦隆
枝葉舉受其庇焉此治天下之要道也而後世不復
見矣吁豈特此一事為狀哉某公第幾世孫某以譜

示余見其族雖分而譜有系世雖遠而澤尚延使古
宗法不廢則雖自一世至于什伯加倍而未已也今
之保姓受氏者孰非唐虞黃以來錫土之祚裔哉某蚤
歲尚氣誼疊山先生深器予之既命之字又題其所
居曰菊隱其益培且溉之江氏之後必大

此篇在江氏族譜序後

麻沙劉氏族譜後序

余母族麻沙劉氏知為京兆洪固之族而未能詳也
一日母之從子君佐出示譜牒乃靖肅胡公所序謂
麻沙之劉為西族五夫之劉為東族皆光州都督之
後唐末始居閩其言信而有証東族至忠顯資政公
譜序

韜始大再傳寶學公于羽又再傳忠肅樞密公珙西
族則左史公崇之志志簡殿院公欽忠烈太尉公純又
見著者也建自三代迄唐人才通仕上國者蓋鮮至
宣靖炎紹以來始盛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
左川蜀其首也張公浚富平失律之後微寶學公以
身任一方扞蔽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爲國後來右史
公總餉五路又能與安公丙協力戡亂其績效著見
于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嘆其果通論乎東族
三忠之節誼風烈傳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矯
節雖鑄斤鑊烹不避即有乘里有廟皆可敦厲薄俗

且文靖平山先生子暈以道德學問爲文公師右史
又受學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
矣曰德曰功曰言皆有足爲不朽者是可書也劉氏
族蕃衍詩書一脈脈不替益隆君佐亦能世其業者丙
子兵亂譜謀散失君佐幸購得之敬書于後以誌歲
月

勿軒先生文集卷三終

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文疏

重脩武夷書院疏

鰲峰後人編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
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狀
赤宇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寔始此山四書衍洙
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寰海數州之內何人
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爲之守幾載
雨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伏遇府判梅菴先生
文疏

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時之德化厚培昌
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舍此地又何適矣爰謀
爰始以經以營既爲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
乃力用相於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
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淳一老之
典刑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鄒孟氏去孔聖之世未久已聞無有乎爾之言韓宣
子見魯國之書獨存遂有盡在是矣之嘆蓋文獻所
關最大在古今其揆則同睠茲東陽視昔闕里四方

文籍之所自出萬世道義之所必宗文公之文如日
麗天書坊之書猶水行地自後世師異道人異指不
得其傳而天下書同文行同倫必自茲始方今四海
一統六合同風家有其書人尊其道豈有淵源百年
之地獨無庠序一畝之宮爰始爰謀以教以養於以
尊崇往聖之道統於以培植昌運之人才接前脩之
典刑新後進之間見謂圖書會府肯但同石渠天祿
之校讐謂禮義大邦當不止洛下河汾之講論苟于
此質無疑而攷不謬則端可施罔極而傳無窮志雖
惟勤力則未逮吾聞竇燕山宏開義塾戚睢陽廣致

名儒才俊固自此以奮興子孫亦因之而著顯况此地規模難同他學而吾道福澤不比異端到乎必為天心無二此皆已分內事也願與天下共為之小學成始大學成終便是人文之一會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咸知世道之大同斯文其興先聖如在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

三代以前之五化寔始北方兩間最盛之人文莫如中土蓋天地既分混沌而河洛首出圖書伏羲以此畫八卦以前民用神禹以此叙九疇而建皇極卜東瀋卜西澗周公定太平六典之書觀太廟觀明堂孔

子垂後代百王之法歷觀往迹皆在中都况天下四書院之興亦必嵩陽之地而河南二夫子者出又明珠泗之傳欲興斯文豈自今日豈但紹列聖之道統寔以培昌運之人才某生長中州宦遊南下每見江左斯文之盛寔惟文公正學之宗精廬接畛之相望文籍九州之徧滿不量微力小創精黌雖竊取義學之名終未究書生之志重惟東野之末正氣久鬱于偏方時有元魏之興文教誕粵于諸夏觀一時文物之盛綽有三代庠序之遺天運有往則必復之幾地氣無鬱而不伸之理推行斯道固係乎人蓋聞竇諫

議之建學聖延師為燕山之雅望張橫渠之買田興學為關輔之美稱雖于諸賢無能為役但此分內當為之事願與天下共相其成其有興乎將見君子聞大道小人蒙至治必有作者出為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竊惟建之考亭實惟東南闕里文公墓在縣西北偏唐石九頓峰下神道門在麻沙鎮僅可一里許累朝表章雙峰屹峙過者莫不致恭焉年深屋老不無損壞忽此一夕風雨暴作門屋壓倒者過半

竊觀上司行下先賢祠墳墓遺跡去處皆務脩葺况聖朝表章文公之學又非他比門臨驛道如此損壞曷稱觀瞻今擬一新起蓋仍就其傍作草廬三間召人居守洒掃中為祠宇以為過者下馬瞻敬之所顧惟工力繁浩召匠計費用鈔二十錠餘非當路主盟豈易完就敬奉簡書以請

右伏以朱文公百世之師即今夫子徽國公千年之墓視昔孔林公之文如日麗天公之神如水行地空存遺蛻曷想冥鴻但入商容之間者必式車而過仲舒之墓者為下馬道之所在疇敢弗恭况朝廷崇獎

之方新又府縣奉行之惟謹凡經遊歷靡不表章顧
沙川駟道之傍即唐石墓門之闕我雙表奕々衆
瞻忽焉風震雨凌致此梁傾棟撓此通國上下之所
驚惋豈爲人子孫而不動心敢瀝悵忱用干當路堯
舜禹湯文武雖遠幸是道于此大明天地日月山川
猶存則此門亦當不朽輒舉^奉以請願相其成

代母梅菴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我聞夫子之道日月照四時行厥有曲阜之居宗廟
美百官富作述相承凡經幾代表章我道皆出公家
式脩寢宅以妥靈或錫土田而致享亦爾士而有教

養居游之地故此邑稱茲絃歌禮義之邦瞻今考亭

視昔闕里千秋萬古世守竹林一畝之祀四海九州

人知晦菴四書之學頃緣郡政獲拜公祠靖惟苴補

之微苟完猶慊茲覩規隨之計式廓用休恭惟昭代

之崇文首重先賢之褒典第居下位靡達微悰祭而

無田何以為春秋萊祀之助教而不養何以爲晨夕

蠶鹽之供祀典寔風化之有闕人才豈世道之無補

居如此其近而世如此其未久學有所不講則道有

所不明吾力負山斯文如綫幸是邦有足徵者而爾

祖其與享之凡爲人賢子孫與吾世大夫士寔皆有

責豈得無情與其徼異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綿吾道
百世之利澤畫田井以興學校且共為橫渠一鄉之
謀置廩餼以延師儒當有建明道十事之議欲觀周
道請自魯祠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郭門由楚地入閩已愛義寧山水晦菴傳洛學之建
是為雲谷淵源四百餘年以來地靈人傑三十六峰
之下山遶溪迴厥有輿梁實當勝處東鰲峰西廬阜
此為忠孝文武之鄉上武夷下考亭允謂禮樂詩書
之聚頃洪流之飄蕩徑大路之顛隳今欲增廣前基

曹實有資眾力挹北澗之水可以利濟群生出西山
之雲可以覆幬六合此為功德未易名言相如題柱
間豈但乘駟馬以快平生之志子房遇圯上會當取
一篇而為昭代之師小疏奉題大家成就

麻沙重建會文橋疏

本橋頃因唐川泛溢半截隨流凡有往來無不病
涉今承本縣提調官主盟重新整頓狀體大用博
事重費繁非藉眾緣鮮克舉之父母官既倡始士
大夫必贊成倒廩捐金圓完成一段濟人盛事是所
願也

九峯山奔衝海眼谷陵今見于變遷會文橋截斷虹
腰溱洧豈容于病涉矧沙鎮爲閩中喉舌且圖書湊
天下舟車浮鼃龜以爲梁日子方能攸濟役烏鵲而
橫渡天孫始克有行推雖神人猶假物以涉川非達磨
曷浮蘆而渡水運斤揮斧欲飛梁半破重圓倒廩傾
囊賴長者多行博施好事人、出氣力前程步、是
亨衢維新之是圖庶斷者復續春風生筆下豈無助
犀帶坡翁明月滿樓前會有題虹亭岩客

重建麻沙鎮書錦橋疏

溱洧以乘輿濟人未多于產渭川以飛梁度衆尚說

崔公况雙溪環朱紫之家而四海會圖書之府百餘
載曾翬鴈齒十數年兩厄鯨波存僅疊石故基謾使橫
舟野渡雖云止一帶水之隔動有如千里河之憂大
規模今欲重新舊公案不妨拈起度工不小會費尤
繁共推助犀帶之心庶可展領巾之手在席上高車寄志行
多題柱丈夫圯上地問懋遊當遇授書異叟

重建莒口橋疏

閭道橫空勢奪垂虹之麗籀文煥斗名標乘駟之雄
念巨浸之懷襄驚脩梁之蕩折欲新駕壑必大鳩工
溜雨四十圍盡選屹流之柱去天纔尺五危飛礙月

之簷費則浩繁理當糾合揮金樂施能脩濟川之功
題柱相仍穩作朝天之路

大原寺重建法堂

梁開平梵寺肇基已更七代宋紹興法堂重創何啻
百年象教有炭巖檀那不動豈意鬱攸之變偶延釋氏
之宮雖其徒守護之弗虔亦此數遭逢之一厄今欲
重新命與依舊規模復鐘魚千古道場藉龍象大家氣
力莫說佛難度火須存百千萬億劫不壞法身空知
天解雨錢又見三百六十年重來檀越大大捨施早
早完成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伏以天地判而人文興河洛乃圖書之府孔孟生而
師道立鄒魯爲禮義之邦孰知千載以來獨萃一鄉之
盛睠我考亭之闕里實爲崇高化之書林淵源可漸文
獻足徵二帝三皇以來之道至此大明四書六籍而
下之文靡所不備凡舟車之所至具耳目以皆知天
子庶民何人不尊其學光天薄海無地不有其書皇
乎盛哉盡在是矣誠能一出于正便可四達無疆况
書同文行同倫際今日休明之運而党有庠術有序
皆清朝培養之仁經之營之完矣美矣于此覩俎豆
文疏

衣冠之會于此開金石絲竹之音天昌昭代之文地
扶千年之閼茲蓋恭遇府推明公中州文獻正學源
流分刺緹屏光霽人間之風月卜居書府輝煌天上
之璧奎善類棟梁斯文柱石大矣鄴侯之志漫施萬
卷之牙籤苦哉杜老之心要闢千間之廣廈氣求聲
應跂翼翬飛坐令鞠蔬鞠艸之場遽有采藻采芹之
樂俟後世禮樂肯但同汾水之諸生聚天下師儒當
不止燕山之義塾載陳善頌同舉脩梁

東槎行下同

兕郎偉拋梁東書籍高麗日本通一滴龍湖山下
水千源萬派去朝宗

兕郎偉拋梁西斯文一柱與天齊四書六籍人人
誦孔道何曾問跋提

兕郎偉拋梁南郁、文明聖化覃培取昌時公輔
器門前峯色映台三

兕郎偉拋梁北萬里車書通上國載將南道又關
河會見九疇叙皇極

兕郎偉拋梁上奎壁光中涵萬象太平直待讀書
人白玉垣高瞻上相

兕郎偉拋梁下八表皇風陶冶化五方殊俗一朝
同禮樂衣冠藹華夏

文疏

九

伏願上梁之後英賢輩出文治大同以明倫教法爲王者師以治事學規爲天下式正人心息邪說厚培三代之人才繼往聖開太平重見六經之治法功裨元化澤及生民

蓮社上梁文

我聞上古之聖賢初無二道世有獨行之豪傑自立一宗常言白蓮不染塵世若淵明以此自潔于晉宋之代雖夫子豈能無阻于沮溺之徒流傳至今樹立猶偉衆人所裂此獨能褒衣而大冠舉世啜哺此獨不葷食而酒飲語其道則父子夫婦何嘗殄滅彞倫

問其事則士農工商未始棄捐本業况是本心之直指尤于大事已無乖雖托名西方佛法之依亦不爲東林僧舍之附益髡髮非所以昭華夏之習而腥面非所以示象教之嚴允謂潔身何嫌避世重惟清脩一畝之地更在闕里同文之邦首稽萬年心已塵于報主心香一瓣又更重于尊師庸載闢于堂寮又一新于輪奐脩梁肇舉善頌敢陳

東 東林又此振高風門前流水清如玉一直朝

宗向祖宮

西 西方緣業若爲梯但教會得初來意一點清

香出淤泥

南 南國離明聖化覃更向書林文物地 峩冠大

帶作奇男

北 北闕人、拱辰極太平一畫見何時會見人

寰皆樂國

上 一點光中森萬象諸天境界自清閑 裘馬門

前塵幾丈

下 水光天影交相射一根到底白無瑕 便是中

間清淨舍

伏願上梁之後道力永堅宗風大振已會高情于彭

澤更叅悟趣于瀟溪百世師傅要不失通直虛明之
旨九疇皇極便同遵蕩平正直之風應五三明明聖之
休期集百萬蒼生之洪福



